

寧澹齋全集卷之二目錄

序一

順天鄉試錄序

方正學先生忠義遺編序

重刻唐張孝子純德錄序

館閣錄章序

慈谿風土記序

重刻陳文定公澹然集序

陳海洲先生燕石稿序

寧澹齋全集

卷二目

伍寧方先生自譜序

刻顏應雷先生春秋貫玉序

楊脩齡侍御石梁雜詠序

姜仲詡館閣試草序

劉念庭先生灌息亭草序

吳上于奉使歸省詩冊序

葉春卿浮家小草序

題樊尚默二山草

題春秋通理要畧



已未同門稿序

四書遵聞錄序

刻錢抑之制義序

李若鶴笏溪草序

庸緒小引

重刻先方伯早朝詩序

書先方伯事蹟後

醒心粹語小引

寧澹齋全集

卷二目

二

寧澹齋全集卷之二目錄

寧澹齋全集卷之二

句章楊守勤克之甫著

序一

順天鄉試錄序

皇上聖德益隆譽髦無斁廼闢賢關廣解額首
命臣三益入闈典試六館諸曹及三輔士副
以臣守勤臣海堧暨儒濫竽 聖簡擢置史垣
計先後侍 輦四閱春秋而讀禮家食倍更臞
臘出入一紀碌碌無所發明 上不以臣尸曠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一

復晉臣 宮案臣是用危懼滋甚矧衡文重任
豈臣眇識所能與已念值今人文騰茂 盛典
式廓之初儻獲從臣三益受折衷焉多一士得
多收一士之用庶幾藉以報萬分一錄成臣當
結言末簡竊惟國家以文取士士非文無以取
名顧名者名矣所以名者實也文則言耳而言
豈實哉聞之言以發志行以蹈言言行之至應
乎遠邇動乎天地而後以立身曰吉士以事君
曰貞臣總之一心所爲也心誠一行可諶言亦

可謹心不一言可諉行亦可諉士當潛心下惟
慮無不遵其師說尋求聖真抽其性靈闡攄理
要惟懼浮誕頗僻不中程以違當世之功令比
入棘而綴言也亦慮無不精融意結耳目不外
驚以寫其所素自得而文迺入彀名迺成何也
其心一而不分故其言精而鮮類也由此計偕
而前將取次待用矣或同仕而地異同地而秩
異同秩而敏鈍異當是時寵辱外燭巧拙內熒
此心能一而不分乎人臣服是官必恪是職奉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二

若職必致若身而逢世之心與營職之心不兩
用每兩損卽材智氣力砦然有餘而稍一岐分
卽潛受消滅非必改面易嚮中垢回適莫之方
物縱使苟且集事鹵莽奏功固非真儒實用矣
况天下事功斷非苟且鹵莽所能就也士所自
期待與世所需士寧止是乎夫六館諸曹羣四
方秀彥而漸摩之其涵育最深其厚自砥持當
不在諸郡國後而三輔故燕趙慷慨之氣存焉
其性堅而凝直而不回毅而有執必不隨俗慳

熟如脂如膏臣何至設不然之慮以詭士雖然
習氣鋼人每因其所近而世局移人亦乘其所
鋼柔者易靡剛者易競靡之變陰而譎競之變
亢而黠甚且靡與競分曹黠與譎互角而比肩
共事者袵戈秉甲紛然相軋遂使疑其心者曰
此屬盡爲身家則皆二心之所致也人臣自獻
止有精白此心心一故質素不滓爲精心一故
亮直無隱爲白要歸于勿欺而已士按籍而覈
往事應策而覆古人孰邪孰正孰特孰倚孰和

孰同不爽尺寸蓋莫不得之師說根之性靈而
言之所是行或背之非背其言欺其心也欺其
心者裂其實裂其實者毀其名以望吉士貞臣
奚啻千里語曰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漆不
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
一也士誠守厥初心以徃矢心而庸嚴溫期于
幹濟協心而勵猷斷藉以兼資迹不必同而衣
殺同位不必同而虔共同方幅不必同而合志
奉公同家脩之業天地可對卽大廷可謀先資

之言遠邇不遠卽終身不謏若是者臣不敢謂之一鄉一國士而必謂之天下士爲天下士者眞吉士也以天下士媚于天子者眞貞臣也臣行能薄劣無以自繩何能繩士而一心之誼聞于師說者竊服膺勿敢背願與諸士共勗之寧不亦使茲役也取名愈廣收多士之實用愈宏臣亦愈有榮施矣

方正學先生忠義遺編序

天台胡令君廉平爲理豈第作人尤加意風化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四

特表章正學方先生而裒輯海內士大夫記頌詩歌爲忠義遺編將以行世俾來屬余序且曰此南臯鄒先生意也蓋令君嘗遊鄒先生門其素所奉教耳余維闡揚節義獨質有節義者饒爲之鄒先生正色犯顏直聲振天下得先生爲玄宴足與正學並不朽安事不佞雖然余濫厠史館竊聞諸史臣議謂建文君年號未復廟號未正爲一代缺典夫非以事關忌諱恐於革除意相刺謬則亦未鏡於文皇之亮先生矣

先生生平學問終身履厝惟要諸至是而止當其力拒草詔之命豈不知事勢已不可爲氣勢已無可倚而其心唯知死之爲是生之爲非爲君父死是則爲戚鄴計非爲萬古綱常死是則爲一肯利害計非故不憚捐糜十族以殉之禍不慘不足名極忠忠不烈不足見先生也蓋自古殞身赴難之士正氣類足敝天壤芳名類足耀簡策然當更姓改步之日分誼易辨其於死生之際猶易決而靖難之役從 建文以報

太祖固忠也從 文皇以安 太祖之天下亦未始非忠也爲周公輔成一語 文皇寔委曲其詞以順適先生顯示權宜之路使非信道不篤爲義不必稍一遲迴後雖欲死不可得已故毅然就磔而吾事已畢尚復奚憾夫以豫讓國士之報先生深所不取然宋儒猶謂其無所爲而爲大學之道不過是矧先生畢慮殫赤以酌付托于生前而慘夷殊死以答先靈于地下

孔子所稱守死善道至死不變微先生誰歸焉

懿哉乎 文皇之言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非止諸至是之謂歟然則先生有心 文皇志之矣彼其時寧不亦稍從寬假以存貞臣而畀之完節成其極忠抑亦藉以匡翼倫常補扶闕陷大聖人用意固未易窺測耶嗣是 仁宗特下寬典之諭 孝廟不罪表祠之請夫非善體

文皇之意而行之者迨我 皇上登極一詔則不直先生大節益彰而 文皇心事亦若揭日

月而行天矣先生死之日血胤幾殄遺骸不敢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六

眎片楮單詞不敢藏人間乃今詩文如水行地焉而罔諱所在穹祠封墓焉而罔諱其一脉綫緒且得復胙鳩宗焉而罔諱而易名之典猶若有待曾是值 聖明之世履不諱之朝將使先生不獲與于忠肅同謚而竝崇耶嗚呼以先生明聖道斥異端仁爲己任視死如歸卽從祀廟庭當與程朱輩揖讓俎豆之列在 世廟業已奪廣孝今 皇上何嫌躋先生有如禮臣博采

輿論達之 宸衷於先生詎有愆焉而由是修

復建文位號以備一代之實錄宏一代之鉅
典其自太祖成祖而下咸式靈之以衍無
疆之曆皆將以是編爲嚆矢奚直於風化所俾
匪眇也余故因令君之請而誦言之令君試以
質諸鄒先生儻亦有合于先生之意否

重刻唐張孝子純德錄序

夫孝爲順德寔根天性天理所以常存人心所
以不死世道不至胥而夷狄禽獸者惟是孩提
之良不以賢喆有不以愚不肖亡不與世推移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七

不隨物誘爲變易也顧人子所遭有幸不幸而
感憤激烈于喪亂之時者恒有多方聚順于安
常之日者何不數數也純德之難從古歎之矣
吾邑以慈名志董孝也然徵君色養壽母誠感
靈泉純念所注固已通于神明矣不幸有不共
天之仇而瀝血枕戈于王嫗尚存之前慷慨刺
骨于寄母旣終之後此其事誠竒節誠烈乃其
心亦大苦矣是故投憲綱而甘心聞旌異而飲
痛辭辟召而終身不就徵君之志殆有不忍告

人者豈不悲夫張孝子無徵君之遇幸有天倫
之樂策名王朝乃心帝室陰甦羅織之慘爲有
唐維命脉揆厥祖父庶幾世篤貞槩者元忠之
枉抗疏申理自甘流竄聞關嶺表與死爲隣寧
不亦內顧庭闈以憂父母而當其爲臣何以身
爲死忠固以死孝也迨夫霜露告哀嶮巖不返
於是結廬自毀抱膝長終高肥遯以明志視爵
祿而若兔芝草醴泉之應天地信之鬼神助之
矣試與徵君相提而論彼所云易地皆然者與

善哉乎晉史之言曰柔色承顏怡怡盡樂集苞
思菽黍之勤循陔有采蘭之咏事親之道也屬
屬如在哀哀罔極灑風樹以隕心頰寒泉而沫
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協脩升以
匡化懷履水而砥節立身之行也如孝子者臣
則臣子則子出處進退悉合于聖賢其於前史
所稱奚啻兼之一善立而百行從名爲純德不
虛爾閱世數十厥有百順公張壽山所謂有爲
者亦若是也初孝子祀附在董祠慈湖楊夫子

議建專廟親爲題額入國朝首膺旌勅自後
屢圯屢葺代無置乏前後作者咸樂爲記傳詩
歌藉以風世彰教維天理人心于不減至是齋
孫某等復請於當路新其椽桷崇其俎豆而屬
余序其錄余告之曰誰生空桑能無父母有讀
純德錄而不感發興起者非子也然則爲孝子
後者入其廟愀乎其思其繼百順公而興起又
當何如哉詩曰永錫爾類孝子之謂也世德作
求克念厥紹是在後之人矣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九

館閣錄章叙

館閣錄之刻所從來矣其課於閣爲試試於館
爲課試刻日而成以徵其蘊蓄課程時而集以
資其討論試有名序而無榜揭以別于校閱之
凡課有批評而無次第以潛抑好勝之私陰消
競進之隙而預養協恭和德之美蓋莫不有深
意焉至其文辭主典實不主浮華體格貴雅馴
不貴矯杰議論欲其切事情不必以已意爲穿
鑿歌咏意在寓規諷不得以溢美爲卑諛則館

閣所尚其致一也然而鎔鑄古今貫穿經史闡
聖賢之神理抽宇宙之菁英考歷代之典章稽
當朝之故實則獲弗該矣獲弗邃矣我 國
家名公碩輔悉由之出故茲刻特爲世宗重而
工棘刺習毫騁者輒目爲無竒卽不佞勤亦嘗
耳食斯語乃今與諸兄弟從事于中而後知其
難也正難于韞華而實黜杰而馴盡融其才情
意氣而歸之平淡云耳顧予韜之三年猶不能
成一紀消子雞以仰對 明庭儲養之心克副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十

師門造就之意而所幸諸君子化而虛僑屏而
纖濃彬彬質有其文真足繼軌前脩追芳鴻烈
者因彙輯之以公諸海內之觀斯錄者慎無若
曩予之耳食焉可也

慈谿風土記序

自書契以來志乘之作無慮千百家寧惟是彰
往信今以俟考古君子而世運升降之故物力
贏誦之由俗尚淳澆之變一覽可鏡將令撫世
者於此得求正之權司風者於此握轉移之要

秉禮禋躬者由此以開業長世故足術也吾慈
負海而邑地毛水錯頗足自贍倘能不隕先規
力遵雅素庶無敗道先是觀察鄧西張先生因
王百原氏所述慨然于今昔之際特揭崇儉約
若干章斬與士大夫共挽古初甚盛心也至是
其次公成叔氏上遡宋唐下迄今茲撰爲慈谿
風土記不假卷帙浩繁而山川形勢城郭沿革
廛市興廢以及村落之保聚歲時之會集月異
歲殊歷歷如指諸掌末復著禮約數端以申先

觀察之訓而簡要夷易最便遵行則意愈吃緊
矣蓋百原所述止弘正間已不勝代謝之感迫
嘉靖丙辰兵燹以後人情苦則思儉故浸返于
盛今承平既久稔歲相仍人情逸則生淫故陰
卽于衰以至世族由禮之風漸替民間誥誅之
語時聞爭產之訟日構于公庭囂凌之氣屢肆
于里閭貧者効富室之爲賤者侈貴人之飾甚
則廝養之卒夷隸之徒販夫販婦之子一朝橫
富輒汚巖薦紳流毒士類而莫之勝禁長此之

弊伊于胡底是可深維其故歟傳曰國奢示以儉國儉示以禮賈傳曰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以今風會愈流正寧儉寧固時也而惰濫無節非禮何以止之則斯記之作豈徒小補哉雖然十人衣褐一錦懷慚言貴觀也一人獲禽十夫挾拾言貴倡也顧相觀者衆而易屈倡始者獨而寡操空言相藉人且口實安用文之有如吼然砥柱行此于家而家與家相習邑可幾而古也較然畫一行此于邑而邑與邑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十三

相習世可幾而古也是則維風易俗與砥行好脩者均有責焉成叔饒古文辭著述甚富記成屬余序序甫就而成叔不可起矣遂爲絕筆云

重刻陳文定公澹然集序

余讀鄭端簡名臣記記陳文定與李忠文同時爲祭酒陳方嚴肅下李平恕得士世稱南陳北李可謂二公信史矣然於李述其觸怒振闕卒至荷校而於公謂其以嚴得名亦以是致怨爲僚屬生徒所訟至不見闈孽表表大節闕而不

書則何以故豈未之攷耶方公以秩滿赴京振
欲致之門下而不得藉周文襄爲介紹祈一見
而又不得此與薛文清拒李文達致二楊之意
不往謝如出一轍及振用文襄言肅禮幣求書
乃爲書四箴與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茲又
非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者耶竊謂公寔以正
自持不第以嚴見憚故振雖能使公十八年不
遷然卒不能有加公有忠文之忤而無忠文之
禍公固有大過人者也或者謂李居北雍密邇

闕勢不得不觸怒而公又處南粵以師道自任
故得超然免于構陷及夫歸休行樂比節遯翁
匪懈之忠保身之哲殆兼得之是則所謂易地
皆然者孰謂作配古廉僅僅以嚴稱耶夫嚴非
師道所諱患不正耳身帥以正則教不肅而成
士不威而化其孰能怨之當文襄欲代爲申雪
公竟不辨而自白則其以正受知于上者素
矣 英廟嘗諭吏部曰某學行老成正宜模範
後學未可以去其令復任春注若此然則久而

不遷非振能尼公寔不敢動公云爾厥後易名之典特取純行不爽非謂其立身大節有終始不渝者耶公有澹然集行於世當與文清集並傳至是邑侯潘公重刻之且爲之序其闡發亦既詳且美矣而余則以所疑于端簡者特爲辨之并置諸首簡

陳海洲先生燕石稿

往吾邑多詞人經籍蓄畬吾伊枕席通流隱客競言詩矣顧耳目相襲雄長艸莽其於騷雅未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古

澆也風趣未鬯也浮聲切響之未勻節而譌是真非之未剖決也卽景敷辭直攄管臆俗士足驚當行難厭何者以臆言詩而不以詩言詩卽以詩言詩而不能湛幾溯源以盡變也則其識力不足而情性之弗見也夫人情性含括諸有當其澹寂一字俱無而纔一抽思萬緒施翁是故亢意玄微則語入幽渺宅衷恬澹則韻自融蘇假令其中坳輒附名流夢逐紅塵漫談脩潔迹其詞非不斐斐而強笑不懽味之將如嚼

蠟扣之不成響矣故爲詩必滌除凡慮源本經
緯旁通屈宋自建安黃初遞降以迄有唐初盛
靡不精摛深討按其標格茹其精華歲月都忘
嗜好悉屏獨以一味機神寫其靈妙始可不忤
於古人而於余里中先詰語其足當此者唯海
洲陳先生云先生清遠高跼然塵外釋節登
庸一官若寄繇結綬以歷藩叅退食從容不輟
吟諷拂衣三徑菽水娛親日手一編非二酉之
藏則宛委之秘而勝賓入座韻士款扉無不舒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五

懷抵掌談言傾洽繡句哦成向客朗誦優遊林
下凡三十餘年手自刪定所爲詩如干首色若
秋旻聲如林籟又不失雍容廊廟冠冕簪裾古
則陶謝之倫近則初盛之際蓋其賦性冲夷鍾
情簡素又能銳心師古極境造微不使下劣詩
魔得攙其靈府至今讀之令人塵心消盡躍然
興起如見其人廼先生尤善自挹損遜名燕石
藏之篋笥不欲見長而似公白野先生清真維

肖闡述有光至是謀壽諸梓濫問叙於不佞夫

不佞安足重先生先生自有所取重於世者吾師乎吾師乎不佞之所藉更不淺矣

伍寧方先生自譜序

蓋聞吉凶本之脩悖禍福視之應違是以詰人致謹于沉幾志士守貞以勵行斯立命之準的評且之定衡已子罕言命而合之知禮知言明乎禮與言皆命之實際也春秋維世立教知我罪我付之天下而進禮退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此不怨不尤知我其天聖人所以爲達也寧方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六

伍先生介特不阿清真高時及壯通籍甫艾縣車馭歷中外三十餘載強半家食而所在彪炳不爲勢阻利動有中行獨復之勇焉至其難進易退大節皎然不污非識性命之精揀禮義之正者能然乎先生所著有林居漫錄貽安彈園諸集至是又爲達命編及手次其年譜而俾來屬余序或曰孔戒孫言晏稱衡命先生職非請劍而慕朱令之攀檻身已投閒而効潛夫之著

論安知喜雌黃者不借爲鋒幟習介書者不陰

爲螫蟻而猥云達也是不然夫孔晏之訓爲無道設爾先生處不諱之朝備野史之采知我罪我亦所勿恤且崇正醜邪感時憂世自其天性今諸書具在間有素屬游揚而不無貶詞偶遭齟齬而不廢節取凡皆附于是非好惡之公而非爲報恩仇私之舉此其心事足白于世必有知者夫談玄說禪祗長華競搜竒志恠適滋詭誕是皆先生所痛懲不爲而託之直筆與以維名教正人心此先生志也若乃呼嗚懷怨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七

于豆萁書咄涎情于世味安仁以限斷招尤伯深以刊石開釁是則孽由已作禍匪自天於先生何居焉而何憂思之與有然則斯譜之作先生蓋有確乎自信者矣豈徒襲栗里之曠懷踵樊川之卓識而如是之謂達哉若余也辱在桃李之末願爲藥籠之物則猶是庸衆之見未足爲立命者道也敬書以質先生其以爲然否

刻顏應雷先生春秋貫玉序

明興著作大備學士大夫浸淫經術靡不探賸

鈞玄以窺聖賢之奧扶性命之微而體裁義例亦徃徃人自爲政要以發明典義羽翼鼓吹令後之學者得有所遵途而宅秘總之有功聖經相輔而行非曼衍也春秋一經夫子因魯史舊文而筆削之所謂華袞袞鉞寓於一字者其旨甚微左氏博採列國事實附經爲傳俾讀經者緣傳遡旨而聖人之心法炳然耳目間期於使自得之母事繁稱然以編年爲體一事之始末而不無前後紛見一國之舉動而不無彼此錯

出義爲重事爲輕其體然也我高皇帝覽讀至此意有朱厭爰命儒臣傅藻編摩彙萃按各國而臚列之以便稽考顧其本不流傳學者罕得觀焉侍御顏冲宇先生邃學名儒潛心經傳曾於居廬日輯爲春秋貫玉以周崇大統以魯貫列國旁採公穀諸傳有裨於經者因左附見而當時諸侯群辟行事之實一披閱若按圖而可覆也斯不亦窮經之指南而窺聖之階梯乎哉余惟作經之體主約附經之傳主詳傳依經

以成文其體方貫玉隨傳以輯事其體員是故左氏之文網羅國乘組織異聞近艷近誣世多所譏而文告辭命攻伐機權或點綴于經文之中或遊戲於經義之外諷詠之際情景躍如以詳輔約胡可少也貫玉之書引繩披根串合終始程日程歲事多希闕而成敗得失興亡治亂若影響之立符若首尾之相應循環之頃始末昭如以員輔方胡可少也左氏爲有功於春秋則貫玉有功於左氏信矣世之慕說是書也已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九

爰乃其板獨存中州所及非廣方岳史公慨想前賢嘉惠後學特爲損貲刻之浙署令讀春秋者得此如遇津梁德意甚美撫臺尹公聞其事曰余故從顏先生遊也樂觀厥成爰捐俸助之克竣斯役無何 聖天子銳意經籍稽古右文以春秋爲聖人經世之書 命儒臣撰述講章日進帷幄適與事會史公若默契 聖衷而預備詢訪也者異日 主上剖悉經義考核故事

問昔儒者亦有所纂輯可便觀覽者乎其必首

貫玉矣是舉也豈特廣流菽苑不將仰佐
思乎哉顏先生吾邑人以直道著聲嘉隆間挽
轡中州剪除悍藩督學三楚抗忤權貴解組林
下惟以談道讀書爲樂著述極富貫玉其一班
也余旣夙嚴事顏先生重以史公之命喜是書
且大行於世遂不揣固陋僭爲數語弁其端

楊脩齡侍御石梁襍詠序

夫周嶽采風直指事也車轍所經情境相會發
爲聲詩以鼓鬯休明亦未始非直指事也赤城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十

霞標亘連大軸石梁虹跨上造穹霄巡歷茲土
者誰不一覽其槩而酣娛徒騁金石希聞山靈
且笑其俗品篇什雖工風化奚裨識者將詆爲
浪遊斯亦奚取焉武陵弱水楊公視巖吾浙政
肅風清所在禁戢騶從節齋供億秋毫無擾獨
於忠孝祠墓輒登謁興感加意表揚而時亦不
廢幽探冥討隨地揮灑無非寄其省方觀民之
意台之役爰有石梁襍詠閱是編也以詩論詩

則適李之趣得杜之神山川有緣荷斯品隲卽

以政論詩而禮耆齡于槃阿表特節于稗孺然
且情深苞翊起梁公停雲之思禱應甘澍兆傳
巖爲霖之澤用是被之管絃其所風勵寧僅一
世已耶桃花流水予昔漫尋作賦留題實慚珠
玉蓋勝情頗同勝具不逮徂託欣賞無能讚揚
而茲辱仙令謬推勉爲命楮乃知一時紙貴奚
關玄晏之片言卽景歌風殊異潘陽之劇讌覽
者當自得之云爾

姜仲詒館閣試草序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三

余辛亥秋會姜君仲詒于越卽之溫如也叩之
淵如也閱其制舉義結撰至思逾警玄上一洗
時習徐領其微致冷冷乎若飡沆瀣九還而御
風騎氣也者竊心儀之曰此館閣中器耶比癸
丑果入殼選庶常日讀中秘書學益富養益粹
每試館閣輒先儕偶名奕奕傾海內乙卯旣撤
館輯試草授之梓屬余題諸首余惟館閣之制
與他稅文稍異他文體無定裁辭無定質雲譎
波詭惟所縱恣取快心而止館閣之體主嚴詞

主達其命篇也動關廟社大猷儲國至計故體
裁極昌以博而一切縱橫宕軼幽僻險異之觀
不足以犯其規錯語極閱以壘而自非經史理
性家凡稍溢于爾雅微涉于駁恠者不足點其
牙管故其合作也難中程也亦不易君起江南
世家而冲夷襟度宏遠韞藉不作才士飛揚態
故吐辭選言悉符大體今其草具在大都不規
規摹倣徃初纂組軋苗而爲當代明典章陳故
寔攷得失之跡闡崇竑之議備述作之林冠裳
寧澹齋全集卷之三

三

珮玉洋洋纒纒垂之金石自足千古易曰風行
水上渙天下之至文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此衡文之極則也是草出寧直爲館閣正宗抑
亦資千秋盲史矣異時鍾鼎又奚俟遠取哉因
授簡以副嘉命云

劉念庭先生灌息亭草序

夫文本乎心澹發于才情取精于載籍輒世以
文名家者代不乏人逞閎肆者馳波濤之辯驚
高奇者恣談天之舌闕綺縠者炫纂組之工尚

恠誕者窮杳渺之說而事不係經常言不協訓
典君子奚取焉若乃躁競生心効題謠于閣道
雌黃任意踵論著于潛夫甚且橫議訐當世之
直枉裨官溷往事之故實狃諛之辭聞者欲嘔
俳優之語等彼淫哇心術既漓品格斯下非其
人者焉用文之昔人論詞賦必以定是非正人
倫美風俗崇教化爲體要洵攷古之折衷衡文
之義例也念庭劉先生清真夙稟博洽有聞蚤
陟青霄滄敷皇路立朝著羔羊之節揀憲揚桑

扈之風迨夫壯歲抽簪棲真下楨有懷粟里寄
琴樽以自娛雅志長林託灌園而善息芸編滿
架手不停披韶景會心口矢成誦式廬者興室
邇人遐之思問竒者快虛徃實歸之願然且文
崇大雅鄙夸麗于建安理契真詮陋清虛于江
左人非曾史罔或句其片言道外中庸曾莫關
其緒論而序譜宗明允家法秩祀駕季常孝思
其餘貞發孝子與夫獨行好脩之士抱功脩職
之吏輒不吝揚掄記讚以詠以歌久之成帙命

曰灌息亭草試取而讀之渾渾噩噩洋洋纒纒
序事兼史遷之才識議論逼子瞻之斷案銘誌
追中郎之筆碑碣祖淮蔡之遺風雅軋韋蘇之
上擬以近世作者之林未易顏行而方駕也余
辱先生爲忘年交追隨杖屨之末步趨禮法之
班旣得是編而卒業焉竊作而嘆曰以先生之
才令編摩圖書之府著作陽秋之庭則是非不
繆古人衮鉞並垂後襪名山大業金匱鴻猷詎
足讓焉而羈跡東山寓言抱甕屈同尺蠖冥若
寧澹齋全集卷之二

五

飛鴻是天之息先生若先生蓋未可以息也
或曰先生體性怡情冥心樂道澹約若寒峻之
寡營靜嘿類衲子之面壁達不變塞羞隨世以
就功遜不諱窮耻書空而賦咄所重固在此不
在彼斯則出處顯晦動合聖賢消息盈虛同俾
造化余於先生殆莫窺其涯涘矣爲之序

吳上于奉使歸省詩冊序

余友延陵吳上于先生者濯勝五湖之彩變奇
九嶺之青質有其文出入天心月脇博而知要

縱橫鼠案雞碑通籍金閨龍光奕葉聯班玉署
騶導華鑣注前經則蘊洩磨丹披舊史則陳刊
清墨據牀論道擲管擣辭恂恂名理之談咄咄
英雄之氣判妍媸於藻鑑廣旌擢于棘闈乍返
南轅畢陳東箭風斯暢矣臣莫上焉于時長羸
在序庚伏云初院滿桐陰樓輝華萼會聽歌常
之譁譁躬逢剪葉之親親拜 命黃扉宣言白
社載驅四牡將歷三秦王侯肅朱邸以篲迎軍
曲辟青塗而轆侍經過少室好窺驪母之符懋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五

息太華應負希夷之秘急王程於溽暑覲慈色
於新秋坐對芙蓉琴調菴畫翹首長安之日怡
情南國之雲人子至榮使臣大快顧茲日月忽
來弟兄散去共興懷于此際知挹潤以移時例
有贈篇邇爲曠事夫草芊浦淑分携之賦奚俟
江淹且月照屋梁間闊之惊何須李白西挹關
中紫氣瑞應驂騶東瞻江上黃山茂呈松栢紅
亭綠柳牽吾離思河邊人瑞母儀羨子承驪膝
下爰借華滋于綵筆競需麗藻于名言定擬春

秋永八千知帶烟霞從百二用旌大美請各賦詩

葉春卿浮家小草序

春卿葉先生歸自海豐示我詹炎集富哉淵乎作者罕儷已及左遷祁州不半載遺余書謂居祁鮮事事一味校書每自笑白江州同傳又云近作盈几可半詹炎蓋先生博極羣書庖厨象罔而猶旁搜恣采若谷王善下不見其底安見其厭是宜其集之富襍襲索輯崔錯憐纒與肯寧澹齋全集卷之三

三五

俱積也乃未幾計至則已作地下校書郎矣嗟乎造物妬才猶然爾爾何況世途鬼域能無齷齪哉至是長君司圓氏檢閱存笥付之剞劂其曰浮家小草則先生自名也余受而卒業因悵然有感焉夫先生植根芳苑濯秀清流自少雄視一時擔當旗鼓而又受春秋于馮觀察氏事詞義例具悉精奧故屬文如老將治兵牙官騎擊萬隊竝發而奇正相生莫可方物至若風振泉流則備七子之體敷瓊炳繡寔總四傑之長

眞足洩千年之霽秘而成一家言者以彼其才
使揆藻承明之廬馳驟禮樂之圃所著作詎止
此而久于章縫阨于枳棘困于遷徙竟老祁州
良可太息嘗考自昔文人才子非夸詡過實則
縱任不拘否則士行塵襍褊躁之度或抱孤心
而抑鬱或因浪跡而恣睢而先生隱居同絳結
之行入仕守羔羊之節歸來高陶令之風監州
秉瑩中之介然且頗繆不溷其是非雌黃不入
其口吻進無矜伐之色退無怨誹之詞獎掖後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七

進不吝齒牙推引名流嘗懷寤寐而容知讎讖
先生者正未可常情測也勢位相藉則傾蓋可
托肝膽聲名相軋則同心可使胡越信夫白江
州有云詩稱國手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先
生舉以自况有槩乎言之矣然先生集彌富名
彌盛則李遐叔所謂畸於人而侔於天非乎余
故因而及之將使誦其文者論其世庶生平梗
概可攷見云爾

余同年友樊尚默氏鍾異西山探竒二酉按轡
周道割據東南者半筮仕兼邑卓推茂宰茲且
晉擢雲司分理漕署每於公餘之暇寓情聲詩
猶喜拈帖括以課令子若翁往會武林嘗屬余
序所梓西湖草茲過從長淮又出示新篇如干
首曰二山草其文根極理與直抒性靈瑩玉祥
金無瑕百鍊讀之神爲飛越儼入天寶洞中盡
覽靈異非似六橋花柳猶作媚人色而兩文學
之章亦復新富爛然成一家言卽司馬氏之有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五

子長班氏之有仲升詎過是耶大山若泰岳小
山如配林可勝仰止余因愆憑付諸剞劂夫世
稱淮南二山莫能損益亦安藉蕪詞爲重哉雖
然德祖色絲少女之鑒至今與淳文並傳無似
之名蓋因比部文學之義不朽矣率題以復
題春秋通理要畧

公穀左氏並起嗣是論著無慮數百家意見互
有異同大都信耳目則迷會通任心志則近穿
整務高明則多附會例類日繁苛細彌甚本以

明經而滋入于晦且畔如理何夫王道法天風
雨浹于霜雪春秋亦猶化工溫厚居先是故樂
與人爲善而褒辭特筆迭見於經務在扶綱植
常據事直書自不容掩乃凡例屬辭執之太滯
無以窺榮辱之大權余嘗以意逆傳以傳通經
得其端倪及在邸第見陳士雅通理要畧犁然
有當焉蓋士雅少長獨請春秋融徹古今反覆
正難不爲舊聞所束而袞鉞之義如指掌孟氏
稱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士雅已得之矣客曰
寧澹齋全集卷之三
諸家得此失彼大醇小疵而左氏語多誣艷惟
胡文定爲昭代所宗其倍之耶曰不然文定
折衷諸家爲素麟觚士雅羽翼文定爲素麟角
夫焉矛盾之有且孔子晚年學易至絕韋摧鏹
滅漆者三士雅取證卦畫頓悟易簡之理噫其
難哉

巳未同門稿序

同門稿之刻久矣合天下才俊之士各極其神
情識力之所至而彀人于一門故稱同焉非夫

水濟水宮叶宮之謂同也余見士抱奇弗售者
每慨所投之不偶謂衡文者寔徇偏好以負士
迺今以一經分校得卷二百七十有奇拔其尤
得二十人奇正不必同同于造理濃淡不必同
同于會心煩簡不必同同于合格間有遺而不
錄或錄而復遺者必其神情識力微有未到或
非完璧云爾而後知入彀非難難于各極其所
至也夫今世文章綦變矣衡文法亦綦密矣往
功令申飭士奉惟謹諸背弃傳註竄入二氏者

既釐然一變而攻記誦者多襲取以幾弋獲時
或捷得焉迺今行卷蝟集臚列闈中縱單詞隻
語拾人遺瀋勦人賸馥者若燭照而無所遁自
非各極其神情識力之所至胡由徼倖于詭遇
乎余既得士二十人復取其平日義詳閱之言
人人殊其澤于理得于心協于格則一蓋無不
本之素養出之由衷而不屑依傍口吻以自吐
其奇者故彙而梓之以俟同志者擇焉非敢曰
不佞能知文無負士也嘻士所患唯襲取耳存

一襲心將事功名節無不假借依傍以欺人而士寔負世世亦安所用士矣惟各極其神情識力所到而先資之言同歸寔用余所期于同門士寧獨以文已哉是爲序

四書遵聞錄叙

鵬海沈君以雕龍繡虎之才司製錦烹鮮之任迺於晝日垂簾之暇取平日所得于書傳者提其要領滙爲指歸彙成一帙將用以啓迪多士私淑後來甚盛心也忝來自虔屬予爲序且謙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三

謂聞之先君而益以已見者故名曰遵聞錄余受而卒業因作曰夫沈君所聞獨先君也與哉其於聖賢之精蘊理學之淵源備矣嘗繹溫故知新之旨以爲人心良知之故隨聞隨徹如洪鐘應聲愈習愈新如逝者不舍豈與夫訓詁之余未詹詹膠其師說守所舊聞者是窺其藩籬余先君從事文成良知之學參悟闡發所用以啓迪同志原不徒訓詁文字爲舉業筌蹄而沈君超解真詮妙契理奧其疊疊如新每發所未發

則夫遵聞者有自聞也乃沈君不自有而以歸
之先君則其虛若谷正所爲知新于不窮者耳
抑有說焉昔宓子爲仕謂始誦之文今履而行
之是學日益明也至寃厥治術則有友十一人
可以教學而大者又在事其地五賢蓋仕學不
相廢如此今沈君旣學以仕履仕以學優因得
以其暇彙爲茲錄而文成之學布滿江右處之
學士大夫猶有聞其真傳而闡發之者沈君其
以不自有者嘉與友事往來印可當使良知之
寧澹齋全集卷之二

三

妙日新月盛其學益明而得益多所聞必不止
此然則治術所藉又豈在單父下耶予愿覽斯
錄者當視爲聖賢之心印而非徒舉業之筌蹄
庶於沈君啓迪之心爲不虛耳因書以質沈君
沈君其以爲然否

刻錢抑之制義叙

文本性靈晰理要翼經傳各隨才情所至以造
其極而要歸于一真真所苞孕靡弗苞孕也真
所攝入靡弗攝入也真所映發靡弗映發也從

古聖賢豪傑旋轉蓋輿搏旋陰陽誰非一真司
鑄而况文乎客歲畿闈得錢抑之卷渾猶精金
粹猶良玉而總之不離一真者近是以接其器
宇詢其生平則恂恂寡言若嘿若沉而蘭蕙爲
質珪璋爲度將所謂澄不清滑不濁者居恒雅
意斧藻擇地而蹈不隨俗爲慕尚而知其人殆
真人也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抑
之豈有事於此者耶固宜著之爲文而英華之
苞孕神理之攝入精采之映發維其有之是以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三

似之矣茲者聯上春官首膺臚唱而卽之温如
眎之歆如予於抑之蓋莫測其涯涘者夫非一
真獨抱純氣內守而蘊榮積累以致于是豈與
炫鬻馳驚以媒合當世者較醇疵量淺深也與
哉適剗闕氏勻其制舉義行于時而謁余序余
閱其文還質其人此足知抑之矣抑之業讀中
秘書行且盡紬金匱石室之藏以求所謂轉旋
搏旋者而天下之至文粹焉總此一真始基之
也夫

李若鶴笏谿草序

若鶴李公舉進士行卷初出一時傳寫幾遍既
令長安楮貴矣迨受命來尹慈博士弟子員
願請公文爲式公出其笏谿齋制義付諸梓余
因得而卒業焉公於學無不儲于才無不備而
湛思殫慮洞幽抉微故不棘刺爲工不雕績爲
麗不學一先生言以自文而闡發聖賢精奧于
尺幅中殆無遺蘊旨哉深乎技至是乎余自首
秋離都門盡臘抵家跋涉困頓之餘眩憊殊甚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五

一讀公文而卽之溫如叩之淵如愈玩味之而
愈津津乎雋永也不覺神爲開而目爲之張昔
人有誦杜工部詩而霍然瘡已公文當之矣蓋
公自丙午掄魁留都其文若太阿離匣光錐烟
爍不可逼眎而後乃毀之彌久淬之彌純悉斂
其鉛華鋒鏑凝聚融結于聖賢之精神命脈故
宜養邃而發言言透人心髓若斯也夫世人藉
制義希進取者一遇弋獲輒芻狗置爾公爲政
黜緣飾汰浮侈一切滌煩去苛務與民休息而

於閭閻甘棄纖微隱伏殫心究圖不數月間德
意淋漓已沁人心肺矣夫寧直於文爲極詰哉
余旣讀公文領公益而睹公政事知其文章皆
寔用也輒因諸弟子之請而弁其端云

庸緒小引

中齋馮先生精探理窟妙契真詮借劉陵兩君
子往來質證于退食之暇湖水之濱先生爲執
牛耳而主夏盟爰乃彙次成帙名曰庸緒將以
俟後之學者試繹其書無非闡爲仁之旨述體

寧澹齋全集

卷之三

五

仁之要所謂殊塗同歸語詳說約直揭聖賢心
印而遡道脉于源源本本者其曰庸緒志謙也
至若參訂易說以佐康節所未逮尤足多焉夫
易極深而研幾其爲書廣大悉備譚何容易故
曰善易不言易難之也孔子晚而喜易猶至韋
編三絕而邵子淵源陳种穆李之學列爲圖象
衍爲經世其殫精覃思探賾索隱幾無餘蘊經
千百載未有發其所發者發之自先生始殆將
樹功于義文周孔者寧詎作邵氏忠臣已耶說

者謂子雲擬易而易亡而遠知書成至犯上帝之忌吾不知先生於二子何居第恐此書一泄青丘元老且下而取之也輒忘其淺昧而爲之引

重刻先方伯早朝詩序

先方伯早朝詩一刻于虞山陳侍御一篆于

高唐王殿下而家無藏版卷帙漫漶良可慨歎勤童而習之繕寫數四至是乃付剞劂雖書法醜拙不稱善本庶幾附之家乘用垂世世云竊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五

嘗謂 國朝謨烈屢隻千古爰及 孝廟尤太

平盛際一時筌宰同心求賢納諫之美與夫禮

樂文章順治威嚴之績史臣所載未易殫紀而於聲律吟咏間隱括殆盡且其憂盛危明之心

隱然溢于言表奚直岑賈誦和未足顏行卽少

陵詩史遽難方駕後有攷古君子將與一代實

錄並存不朽矣爲子姓者可徒以膾炙人口視

之耶間嘗揜括遺藁其逸于三百首之外者尚

多是編係手澤彙次不敢妄爲增入當合奏議

雜著哀爲別集以廣其傳而未之逮也因念先
臣抗言 陵寢致被 詔獄囊頭毒體不少奪
竟感 宸衷召復銓剖嘗於獄中口占有云漫
道多言非哲婦誰憐有髮是真僧其忠懇之意
槩可想見故雖橫如逆瑾亦以硬頭官呼之敬
憚有自來矣乃虞山易名一疏業已次第施行
而先臣敏憲之議未有申明其說者豈東于外
臣之例抑亦事涉避忌有不當盡言者歟夫當
聖明之世處不諱之朝而孤貞大節莫或以
寧澹齋全集卷之二
七

請致并跋歷中外之蹟漸且幾晦獨賴名臣之
稱僅不泯于賢王之遺訓寧特卷帙漫漶可爲
慨歎已哉斯則爲子姓者有餘責矣儻有因是
編而推見先臣之忠愛或不以勤爲歸說則臺
章存草猶可考鏡然而非子姓所敢必也

書先方伯事蹟後

勤謹按宋真宗末年起永定陵內侍雷允恭爲
山陵都監擅移就上穴時允恭方貴橫人莫敢
違已而改穿上穴果有石石畫水出衆懇不能

成功內侍毛士昌自陵還奏詔兩府議遣王曾
覆視有據太后大驚怒允恭遂伏誅先臣抗疏
言 泰陵有石中見水眼有 詔命禮工二侍

郎及司禮蕭敬往視時敬與監工李興相倚爲
奸星夜報興同謀悉取軍校衣絮填塞水眼泥
塗其隙多方撥置敬復草草覆視先臣與辯折
不已而禮臣李文安公原屬擇地人數有不容
不回護其間者先臣竟坐誣罔下 詔獄興又
用計必欲斃之獄中賴提牢劉特慶曲爲保衛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七

以免隨奉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有楊秀才便
使說的不是也是爲我官家之語大小臣工迺
交章申救始復原職然允恭雖正典刑而宋仁
宗竟無後先臣不幸言中而 武廟亦無嗣其
事有適相類者洪惟 世宗肅皇帝兆應河清
龍飛潛邸誕膺天命入繼大統爰有大禮之議
而舉朝咸以 泰陵爲諱卽侍御虞山陳公類
題擬謚一疏內取應事有功曰敏行善可紀曰
憲亦未明言忠諫之事儻於節以壹惠大行大

名之義猶屬避忌而未盡歟竊惟李興未正允
恭之誅何以懲奸欺之罪先臣未蒙追卹之典
何以作忠直之風矧今當 聖明不諱之朝值
公議博收之日而使 泰陵一事不得備當代
之實錄垂後世之昭鑒無乃幾爲闕典乎有如
議禮名公秉筆君子謂可採擇而聞之于 上
於以誅奸欺于既往補勸懲所未及豈惟先臣
幸甚勤等幸甚蓋聞易名重典誠非子孫所得
陳乞而先人有善弗彰亦爲子孫者與有責焉

勤於先臣爲曾姪孫自齟齬時卽聞先臣服官
幾三十載一介不苟取家無藏物獨以清白二
字詒後人今子姓至不能具饘粥給香火然皆
恂恂自守未有蔑禮扞罔者亦清白之所留也
不肖勤奉其遺教濫厠通籍而使忠直大節泯
焉無傳心實愧之用是不避忌諱謹述往事以
備采擇若其駁歷中外風猷政績具在楊文恪
喬莊簡狀誌中蓋二公皆篤論君子非輕爲諛
墓者也

醒心粹語小引

夫言本乎道卽單詞隻字尚足爲士型垂世楷
矧搜括古先懿訓銘之座右其爲身心益曷旣
哉余兄識之甫溫柔簡靜斤斤自守士也頃入
京邸兀坐齋頭輯醒心粹語以自警且欲留之
笥中以示子姓余惟上士好以無欲惡以無畏
奚假他人人口吻爲中士則秉彛降衷之心未始
無待于觸發誠有如余兄所云者然則是編也
寧獨可以淑一已淑子姓乃留笥中哉遂付梓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四

人以公同志非徒以表余兄好脩之念已也夫
墻牖格言其所磨礪豈在墻牖哉覽茲集者曷
知所本矣

牟鳳區侍御疏草序

國家衆建臺臣自初試歷季中差而上需次奉簡書出代狩此令甲也值主上神聖久道益明習庶政慎別羣才於是員缺不必補差滿不卽代至有一身綜數差且累歲月者余年友鳳區牟君視嵯長蘆業竣事仍闕東南兩城并大官諸帑侍御卽六察六印咄嗟立辦而黽勉從事勿遑啓處嘗暑不及沐夜不解帶蓋距今幾一載始受其肅之命命旣下復視事月餘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四

始得攬轡出長安也乃間揜前後疏草將付梓而屬余序余三復君疏而知主上所以才侍

御與侍御所以荷

特簡也夫國家事無鉅細

臺臣皆得言之而忠不見信直或取對非其君實過所繇任事淺而諳練之識則踈感槩多而慎詳之慮不足故心乏虛公則見偏齟而不入辭鮮體要則見狎侮而不容理弗揆至是則有逞臆之疑語弗中肯綮則有煩賣之詈此不可得之中智之主矧神聖久道羣臣莫及而可

徒窺言爲幾幸乎侍御忠誠天植博洽有聞自成進士拜大行益究心當世之務星軺徧涉採訪無遺水署細繙經綸彌富旣爲柱下史垂紳正芻兀然玄黃方幅之表而不難虛衷察理平氣率物正直是與獨立敢言諸所條上悉許謨石畫而遇有大窾大窾大洽大憇如矢斯發如隼斯擊莫之或禦然且有敬輿體國之誠而無洛陽少年之習於忼慨激烈之中不乏談言微中之致其最彰明較著者無如 藩鹽收支一

寧澹齋全集

卷之二

四

事以 主上神聖明習舊章豈不知三川長蘆風馬牛不相及也而故以狗 藩邸之請遂瑞使之欲亦惟是篤于親愛而不驟以義裁爾侍御體 上意以善道之引 祖制以訓定之而後極陳濫觴之旤以感動之其言直而有倫詳而有則用能收回天轉日之功于惴欵諛誠之內漢臣云明主可與忠言宋臣謂諫主理勝而將之以誠何幸於侍御見之然則 皇上之久使視事而不遽以代狩遣也寧不曰某忠且才

豈其使遽舍輦下去而侍御愈自黽勉夙夜
匪懈不敢告勞其所爲結上知酬上遇者
亦庶無負已或曰昔人不欲存諫草而是梓也
何君噫人臣昭德弼違不得則皆臣之咎也得
則皆君之善也田拾遺懇揚君失韓魏公慮掩
君美等忠耳卽如離政諸疏上以明聖主轉
圜之速下以著藩邸徙義之勇前以申烈
祖不易之規後以杜將來無窮之害是烏可無
傳侍御行矣方且採西陲要害益條上便宜以
寧澹齋全集卷之二

臣二

永清酒泉張掖之憂茲直其嚆矢也余且拭目
俟之矣

